

小李姑娘的大目标

■蓝茹

沉的心暖了、亮了。土里刨食的父母能把自己供到读完职专,已是非常不容易了。自己已是快20岁的成年人了,不能再向父母要吃喝。必须要振作起来,小李姑娘!你必须尽快找到一个可以养活自己,同时能孝敬父母、帮着父母一起供弟弟读书的工作,之后才是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进一步发展。“小李姑娘”是李琼对自己戏谑而亲昵的自称。

小李姑娘立马留心起网上、电视上、报纸上、杂志里的招聘信息,可惜与她最期盼的那个岗位接近或类似的工作,仍然“隐身”在“云深不知处”。她暗自思忖着:要不,先在家里帮帮父母,辅导一下弟弟……

就在这时,李琼的一位小妹妹找到她,说即将开馆的“磨西红军长征纪念馆”正在招聘讲解员,自己想去,可又觉着那地方太远,离家500多里,还在山上。可不去试试,又觉着挺不甘心的……

李琼看了一下招聘信息,立即如打了兴奋剂一样摩拳擦掌道:去!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呢?万一理想实现了呢?虽然那之前,小李姑娘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离家三四里的职校,但这漫长如两年的两个多月找工作经历,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哪有什么离家近、感兴趣、挣钱多、还不累的“好工作”。

一周后,李琼和小妹妹迎着初夏柔嫩、金亮如刚刚绽放的郁金香一样的朝阳,向着梦想,向着“蜀山之王”贡嘎山下,那片陌生而令人肃然起敬的红色热土出发了……

经过初试,复试,面试,她俩被录取了。可正式上岗不到两个月,她那位小妹妹就果断离职了。原因是忍受不了“看似简单、有趣,实则单调、枯燥且要求极高”的工作之累和“回趟家、逛次街,难于上青天”的孤寂之苦,并劝小李姑娘也多考虑考虑,以便早做准备和打算。

李琼说,她当时真的是一点点也没有犹豫地告诉小妹妹:“我要留下来。”

尽管那时小李姑娘正面临着“普通话不够标准,讲解中有时像背课文,干巴巴地就背完了;有时又像打机关枪一样,砰砰砰地一梭子子弹就打完了;有时又像缺油、少准星的枪

杆子,子弹擦得铿亮,数量也准备得很充足,可关键时刻却无法顺利射出膛,命中靶心……”等困境。但她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现在她能实现“小目标”:养活自己,给父母买了他们一直舍不得买的皮鞋,给弟弟买了盼了很久的图书,将来有一天,她一定能讲得像老师那样好,让来此参观者真正满意,真正感到“不虚此行”。

转眼就到了次年仲夏,小李姑娘“有幸被馆领导指派来给我们采风团做讲解”。我发现:原来“不虚此行”,不仅是饱满如梵高笔下怒放的金葵花,还可以深情似李白心中那汪碧绿的桃花潭。

“这片草地,看起来一马平川,风光好像还挺不错的,但实际上却处处暗含着索命的沼泽和烂泥潭,穿越它的难度,丝毫不亚于白雪皑皑的大山。有这么一位小红军,为帮助掉进沼泽的战友,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弄丢了。他就找了一根牛骨头,装在空空如也的干粮袋里,看起来鼓鼓的,好像真有不少粮食一样……”说到这里,小李姑娘的声音明显有些哽咽了,圆润、黑亮的眼眸里噙满了晶莹欲滴的雨雾,刺得我胸口刀扎似的一哆嗦,惊讶年轻似早春鹅黄色柳叶的她,竟将长征路上发生的事描述得如此深情和细腻,让我不能不对她刮目相看。

之后,小李姑娘动情而节制、生动而简洁地为我们再现了当年长征途中,老红军陈唐与“骗”他的小红军之间患难与共、舍己为人的感人一幕。

小李姑娘讲到老红军陈唐“惊讶地发现小红军那个看似鼓鼓的干粮袋里,只有一根烧得黑乎乎的牛骨头,上面有好几个咬过的牙印……”时,含在她眼中的泪水顿如断线的珠子滚落到她白净而不乏稚气的脸庞上,但她很快就十分职业地微笑着画龙点睛道:“生活中尽管会有各种不如意,但平心而论,我们现在的日子多么幸福啊!”一种久违的震撼和感动,瞬间如潮水般冲击着我,荡漾着我。

我忍不住想走近她,如同春日山中,情不自禁地走近那株有些纤细、娇嫩,但却清新、挺拔、醒目得令人心旷神怡的兰花草一样。于是,我瞅空悄悄问她:

去,认为当兵没用。但我坚决支持,以“当兵最多后悔两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的话激励他。侄子毅然去基层当了一名战士。慢慢地,他习惯了军营生活,有天给我打电话,托我买一套学习资料,他说想考军校。我听了很高兴,买书后还去看了他一次。站在部队大院里,我发现,一米八几的他,穿上军装简直帅呆了。而他,见到身边走过的班长和领导们,一次次地整理着装、敬礼!我仿佛看到一棵树成长的喜悦,像风一般地掠过心头。

再后,在我当兵进入28个年头时,外甥的高考成绩也达到了湖北省的一本线,我们都鼓励他报考军校。他还真的报了军校并且被顺利录入武警警官学院,成为军校学员。外甥家在七里坪,曾祖父也是参加革命后被国民党军枪杀掉的。外甥出生时刚好是国庆节,所以他家里就取名叫他“赵国庆”。我对他说:“当兵,就要有吃苦的准备。”他说:“我不怕。”果然,有天放假后学校允许视频时,我明显看到他稚嫩的手上全是伤疤,但他说“不痛,没关系。”

一个家族,几代人的从军故事,不绝的红色基因传承,似乎都是“初心”使然。或许正因为如此,红安才有14万余众牺牲,才有“中国第一将军县”的美誉。黄安之所以改为红安,就是因为那里是一块鲜血染红的土地。我每次回去,走过村村寨寨,访到的家家户户,从来没有听到过抱怨,没有听到过谁在述说不平。因为那些革命者们,早将理想的种子与初心,播撒在那块红色的土地上,并且开花结果。

母亲走后,父亲迅速衰老。他在那块土地上劳作一生,于人无欺,于己无愧。虽然他时常盼望着我们这些穿军装的能够归来,但他也知道,我们这些穿着军装的后辈,也知道在另外一个崭新的世界里。父亲虽不识字,但他却以自己的质朴之心,为怀有初心的孩子们,献出了理解与支持。对于前辈革命者们的初心,我始终一路仰望。那种精神的伟力从生命的根脉中生发,延伸至无穷无尽的远方。

时候的人们,最后一个儿子都送去当红军,现在解放这么多年还怕么事?国家总要人守。”

我在新疆工作了几年之后,考入内地,在西藏任职归来后,毕业时留校。在学校干出了一点成绩后有幸又选调到北京,先后在军级机关及总部工作。每次我回去,母亲都希望我能穿着军装,仿佛与她走在一起,这军装便有了人生的分量。她对我说,以后,等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也要送到部队上,让他们都穿上军装。母亲还说,“我们家族参加革命的没有评上烈士,那不打紧,你们争气就行了”。

母亲说这话时还年轻,如今她已离开我们15年了。15年后,我当兵已近26个年头时,侄子李超考到天津上大学。我弟弟说:“还是把他送到部队吧,部队锻炼人,让人放心。”于是,只读了一年大学,侄子便到北方的部队当了兵,当时好多同学都劝他别

“这个故事也是你们解说词里的内容?”

“不是!”小李姑娘俏皮而羞涩地咬了咬嘴唇低语道:“是我从历史资料中搜集整理出来的。”因为她发现,讲解中只单纯串讲知识点,听众的兴趣并不高;老师的讲解之所以能像吸铁石一样引得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是因为老师在串讲史料时恰当解读一些历史典故或故事,让自己的讲解如夏天的大树一样枝繁叶茂,有血有肉。小李姑娘平时便细心收集了20多个相关的故事,熟背了30来首与长征有关的经典诗词,以便视情融入到自己的讲解中。正是在此过程中,小李姑娘渐渐意识到:当年红军长征时,没有保暖衣和袜,也没有冲锋衣和运动鞋,仅身着单衣和草鞋,还背着重重的行李和武器,依然翻越了70多座雪山,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就有30多座。他们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是因为他们有信仰,不怕苦累和牺牲,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啊!

“是的。有信仰,又肯流汗流血,就拥有了幸福的两翼。在信仰的引领下,没有翻不过的雪山,走不出的沼泽,也没有到达不了的远方。”我知道身为“95后”的小李姑娘理解这话需要时间。

但她现在已经感觉充实幸福了!能为来自全国各地和一些国外的朋友做讲解服务,让他们了解长征历史、了解红军精神,自己也可从他们那里学到一些未知的东西,多赞啊!同样是20岁的女孩,自己会做饭,能把自己工资的一半交给父母养家和供弟弟读书,多美啊!实现“小目标”的同时,有了自己的“大目标”,多棒啊!

我问她,“大目标”是什么?她娇羞地低头抿嘴一笑说:保密!能告诉您再说。

前几日,我微信她,她回复说她的“大目标”是:有朝一日也能遇到一位心仪的军人,成为光荣的军嫂。她渴望走进军人的生活,贴近军人崇高的心灵。闲暇时,还可以一起讨论历史。

我发给她两个“赞”和一行蓝色的小字:准备讨论哪方面的历史。她飞来一串闪闪发光的文字:关于红军翻越雪山、过草地方面的。我献上一大捧火红的玫瑰,深情的祝福她:乘着幸福的翅膀,舞出精彩的人生!

与心邂逅

真实,远比想象精彩

小钢炮长得平平常常,没点显山露水的痕迹,淹在兵堆里,你眼神再好,也很难发现他。和别的兵比,他的嗓门不大,伴着一串串话出来的语气也蛮温和的,并不是那种大大咧咧或脾气火爆的兵。

不过,既有小钢炮的名头,也不是空穴来风,他自有与众不同之处。

他的肠子和炮筒一样直,心眼儿和炮弹一样实,嘴一张就是小钢炮开火,命中率极高,威力好猛,不炸得对方体无完肤,也得伤筋动骨。话不多,却句句击中十环,一针见血;声音不高,可字字落地如雷,让人心惊肉跳。

看出来了吧!那位心里头存不住话、说话不拐弯的,就是小钢炮了。

作为真正兵器的小钢炮,神枪手操作时,对发射时机把握得十分精确,对打击的目标更是了如指掌。我们的小钢炮可不这样,只要肚里有话,管他时间、场合、地点什么的,张嘴就说,从毫不犹豫,绝不留情。大到干部的错误失误,小到班长兵们的鸡毛蒜皮,统统是他的轰炸目标。

他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舌头下压不住半个字,看重的是一吐为快。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时候能说什么时候不能说,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什么可说重什么只能说轻……诸如此类的方法战术,他只知道面对面地说,对事不对人。把别人说得脸通红下不了台,他自感没说到位,还会乘胜追击下去。

其实,小钢炮也不是所谓的“卫道士”,并非天賦异禀,身负捍卫真理道德的重任。直来直去,更多是因为他的性格所致。因而,不论好话坏话,他从来都是直线运动。只是大家只记住了他仗义执言的形象,总以为这小子有与一切不良行为作坚决斗争的英勇和豪气。

有些面子薄的班长干部,虽然对他保持着尊重,可忍耐总是有限度的,听了半拉子就拂袖而去。到了这份儿上,他仍然不停火,非得说得透彻的。看起来,他这架小钢炮已经升级换代了,和导弹有点儿相似了。

他在训练上是尖子,工作上表现不孬,完成起任务来,更是没的说。可到了评价他时,班长干部都说:“这兵,就是那小嘴太快。”前面的铺垫再多,有了这个小小的尾巴拖着,在评优评奖时,小钢炮常常被忽略不计,搞不好还会被列入重点人的行列。

兵们替他抱不平,他倒不在乎,依然我行我素。还是有啥说啥,怎么说照旧怎么说,炮弹该出膛就出膛,依然呼啸而出,弹道不变,杀伤力不减。

在小钢炮猛烈轰炸的初期,没有谁能抵挡得住的。人嘛,总是要面子的。他小钢炮只顾自己的痛快,让别人身陷

连队有个『小钢炮』

■北乔

尴尬的深渊。搞得大家身上的遮盖布没了,一切的一切全走光了,自然他的形象也被搞得伤痕累累。

这个过程,他非得经过不可。有时,他也会为自己辩护几句,别在意,我这人就是性子直,没啥坏心眼。其实不用他说,大伙儿已经体会到了。

所幸,夜晚过去,朝阳自然升起。大家对他的性格、为人越发了解了,知道了他没有坏心,渐渐地就校正了对他的看法和评价。干部、班长不但经受了他的炮火,有时还主动出击让他对某事轰一炮。小钢炮也不是那种浪费炮弹的人,对许多事,他的看法挺准,提出的建议相当的有建设性。大家就说了,行啊,你小子有两下子啊。小钢炮不好意思了,不,是领导给我提供了好的射击条件。不管怎么说,在干部和班长眼里,小钢炮也可以当参谋用了,而且效果非凡。

小钢炮居然成了领导眼中的红人。有干部说得好,“你这小钢炮,轰得我坐立不安,可仔细一想,倒让我睡得安稳了。”

兵们也开始喜欢和他相处了。他通体透明,兵们能看到他的心。好哇,和他在一块儿少了不该有的顾忌,多了许多的安全感。兵们说,其实小钢炮人挺好,和他在一起,就俩字——踏实。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我的故乡是湖北省红安县,一块承载着热血和传奇的土地。我写过一系列关于红安县革命英雄的小说,在小说中习惯称之为黄安县。可以说是革命者的热血将黄安县染成了今日的红安。我后来还写了一部反映黄安县革命前后百年沧桑变化的长篇小说《穿越苍茫》,全文发表在《芳草》杂志上。出版单行本时,责编建议将书名改为《黄安红安》,没想到出版后效果出奇的好,很多文学年鉴和评论文章中提到了这部小说。我在书中浓墨重彩描绘探求的正是革命者们的“初心”。革命者们为什么革命?革命者们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原始姿态参加革命并拥有坚定的信仰的?他们那种“为了全国人民解放和幸福”的英雄主义之初心,直到今天依然令人心驰神往。

在我们红安县,几乎村村户户都有参加革命的,我们村也是如此。但很不幸,我们村去参加革命的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包括我们家族的人。我的曾祖父共有三个儿子,大儿子与二儿子参加了革命,三儿子参加了支前队。但很不幸,大爷爷李成仁与二爷爷李成义都被国民党军杀害了,一个是被俘后放狗咬死的,一个是被枪杀的,最后连尸体都没有找到。至今二爷爷的坟还是衣冠冢。母亲说,解放前,家家户户都把当红军当作一种荣耀,有的村正整村整村的人都老带小、妇带幼去参加红军。

历史的长河充满吊诡,但理想的灯光却从不熄灭。我没想到,从解放后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竟然成为村里第一个去当兵的。虽然机会偶然,但送子当兵的信念却一直存在母亲的心里。她一直觉得,“到了部队上就是生活在组织里”,与一个家族辛酸的历史相比,当兵能够体现出活着的尊严。我于是成为母亲眼中那个出门远行的人,到新疆一个不毛之地穿上军装,成为我们家族与村庄里那比较独特的一个。母亲虽然文化不高,但她却说,“红安那个

初心正青春

■李骏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星星连

■朴耳

阵通三连静默在山窝里
山外面是喧哗的城市和四季
山窝里只有风
连长和一班长坐在山包上
连长的月亮十六圆
一班长刚出阵地
晕晕乎乎分不清日月星辰和二十四节气
连长递来一根烟 一班长猛吸一口
点着了风阵里的星
连长你说这星星和月亮是不是咱三连的
可不是吗 山沟子里只有三连哪
最大的那个是二班长
一个人能扛两百斤钢管
东边那个小的是庄能武嘢
精瘦精瘦 跑得比风还快
西北边那个是俞耕耘
成天念叨着把女朋友追回来
没有手机信号用脚追嘛
连长你看那月亮像不像哮天犬的大鼻子
我看更像我娘烙的饼
两个异乡人坐在山包上谈起了故乡
月光清朗 故乡什么模样
他们拾起散落在地的薄暮和星光
哗啦啦撒向半空
薄暮凝固成多云的虚构
就要归巢的麻雀衔了星光站成守望
星星掉进河里流向故乡
他们看不清故乡的模样
在沉默中以一根烟赌明早的日出
五点五十分还是六点零五
六点整他们迎着风阵走向隧道西口
金光闪闪的山窝里开始冒青
哮天犬趴在河边瞌睡
昨夜梦里 他们想起了故乡的模样
昨夜流水江陵道 鲤鱼风起芙蓉老
连长记起了故乡的梅雨
一班长吃光了烙饼上的芝麻
两个异乡人相顾一笑
隧道口躺着两截掐灭的烟屁股



联合·联合 (中国画)

张卉作



长征

第4096期